



温暖的人皮

[恐怖小说]

Wennuan de renpi

李西闽 著

我不能把你扔在这污浊的尘世
我要送你上天堂……

▲江苏人民出版社

温暖的人皮

[恐怖小说]

Wen nuan de ren pi

李西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暖的人皮 / 李西闽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214-07548-2

I. ①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10475号

书 名 温暖的人皮

著 者 李西闽

责任编辑 刘 焱

特约编辑 李 玫 李 丹

责任校对 陈晓丹

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01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7548-2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那些被忽略的影子，有时是人，有时是魔鬼。

——题记

CONTENTS 目录

序章 捉迷藏.....001

卷一 窒息.....011

卷二 在泥土中生长的头发.....029

卷三 那一团神秘火焰.....062

卷四 两双鞋，一双朝南一双朝北.....089

卷五 卑微者的血红眼睛.....125

卷六 掏出他的心看看，是红还是黑.....154

卷七 姐姐，我送你上天堂.....183

末章 嘘，别出声.....224

序章

捉迷藏

母亲死前，喜欢和他捉迷藏。

那时，他还是个七岁的孩子，头上长着痢痢，敷满剥烂的草药。小镇上孩子们都叫他“痢痢头”，厌恶、嘲讽、嫌弃他。就连他姐姐——那个长得丑又喜欢臭美的少女，也不喜欢他，经常用些恶毒的话语阴损他。

姐姐说，妈妈怎么会生下你这样龌龊的孩子，让我蒙羞。

他沉默不语，只是低下头。姐姐感觉他肮脏的头发一根根立起来，变成刺猬。

他在小镇西头小学校读书。早上去上学时，他都要路过父亲的猪肉铺。父亲是个屠户，十分凶悍，却不会保护他。一天中午，他放学回家，被一个同学用石头砸伤了头。他捂着流血的头，泪流满面去找父亲。父亲不分青红皂白，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。得不到父亲庇护，他只好伤心回家。母亲是个怯弱女人，见他受伤，吓得瑟瑟发抖，赶紧带他去卫生院包扎。如果没有母亲，他就是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。

姐姐爱上了一个男人。

男人是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异乡人。小镇赶集的那一天，他会找块空地，在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狗皮膏药。赶集的人渐渐多起来后，他就敲响铜锣，把人吸引过来。然后耍几套拳术，脱光上身，让看热闹的人用刀在他胸膛上使劲砍。接着，他表演吞剑把戏，长剑插进喉咙后，他裸露的上身憋得通红。

姐姐站在人群中，替他捏着一把汗。

表演完，他就开始卖狗皮膏药。

人散去后，姐姐就默默地帮他收拾东西。然后，姐姐就陪他到小镇的旅馆里去。男人关上旅馆房间门，就开始脱姐姐的衣服。姐姐没有挣扎，还配合着他把自己衣服脱光。男人说，你长得真的很丑的。姐姐脸红心跳，躺在散发着怪味的床上。男人边脱衣服边说，有我这样的男人看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姐姐闭上了眼睛，巨大的幸福感让她仿佛在飞。

男人在小镇住了一段时间，就把姐姐带走了。

姐姐走的那天早上，下着雨。

天蒙蒙亮。

母亲还在沉睡，父亲去杀猪卖猪肉了。

他听到姐姐房间里的响动。

他坐着门槛上，看着雨丝随风飘落，目光痴迷而哀伤。

姐姐提着旅行包，走到他跟前，说：“龌龊鬼，让开。”

他无动于衷，也没有说话。

姐姐从他的肩膀上跨了过去，说：“我再不会看到你了。”

姐姐消失在雨中。

他还是无动于衷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朝姐姐去的方向追去。

不久，有人走到镇街上猪肉铺前，笑着对父亲说：“你女儿跟卖狗皮膏药的人走了。”

父亲笑笑说：“你老婆才跟卖狗皮膏药的人走了。”

那人讨了没趣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
姐姐走后，父亲骂了母亲几天，然后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样，继续着他的生活。每天早早出门，杀猪，卖肉，晚上到镇上一个年轻寡妇家里，很晚才回家，有时干脆就在寡妇家过夜。母亲却不停地淌泪。姐姐不辞而别，对她打击很大。

他对母亲说：“她走就走了，有什么好哭的，她死了更好。”

母亲打了他一巴掌。他咧开嘴笑，笑得疼人，母亲身上起了鸡皮疙瘩。屋外，雨还在沙沙地下。

母亲灰头土脸地走进寡妇家。父亲和寡妇在喝酒吃肉，他们的脸像着了火，红得可怕。寡妇的确长得有几分姿色，比母亲好看许多。母亲的到来，并没有引起他们恐慌。父亲斜视了她一眼，说，还不滚回家去。寡妇冷笑，不说话。母亲走到寡妇面前，双膝一软，跪在地上，哀求道：“你就放过我老公吧。”

寡妇用胳膊肘碰了碰父亲。

父亲站起来，一把抓起母亲的头发，像拖一头死猪般把她拖出了门外。

父亲踢了母亲一脚，说，再不滚回家，我杀了你。

说完，父亲回到寡妇屋里，关上了门。

雨水浇在母亲身上，噼啪作响。

他鬼魂般从阴暗角落里闪出来，扶起母亲，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
夜色之中，不知谁家的狗在狂吠。

仿佛在嘲笑他和母亲。

母亲回家后，就发高烧了。

她躺在床上，说着胡话。他听不清母亲在说什么。他伸手摸了摸母亲额头，她的额头像烧红的木炭灼伤了他的手掌。母亲嘴唇上起了好几个白生生的水泡。他想，这样下去，母亲会烧成焦炭。

他没有去找任何人，也没有给母亲吃药。

他只是提了一桶冰冷的凉水，朝母亲身上浇了下去。

母亲受了冷水的刺激，猛地坐了起来，惊惶地望着他。

母亲喜欢和他捉迷藏，从他懂事的那天起就这样。他上学后，母亲就很少和他捉迷藏了，但他知道，和母亲捉迷藏是他整个童年最快乐的事情。从降生之时起，孩子就想要把自己和母亲联系在一起。母亲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。在母亲的技巧中，所有的技巧都是长期训练和兴趣的结果。

那是个星期天的黄昏。

母亲把他带到了河边。

河水在夕阳下缓缓地流动，发出沉闷而浑厚的声音。河边的水柳丛中，有清脆的鸟鸣传来。整个河滩上苍凉辽阔，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。

母亲说，我们捉迷藏吧。

他点了点头，眼中跳跃着些许火星。

母亲说，你把眼睛捂上，不许偷看，我说藏好了，你再来找我。

他还是点了点头，双手紧紧地捂住了眼睛。

母亲的脚步声渐渐消失。

他看不到母亲离开的模样。

良久，听不到母亲说藏好了的声音。他感觉到夕阳沉落西山。终于按捺不住，他把双手放下来。夜风吹过，水柳瑟瑟作响。一股凉意袭上心头，他感觉到了不妙，他是个内心敏感的人。

他朝着母亲脚步声离去的方向走去。

每走一步，他都觉得离母亲远一点。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硬着头皮走过去。穿过水柳丛的过程中，他左顾右盼，希望在某个角落闻到母亲的气息，或者发现她的蛛丝马迹。

最后，他来到了河边。

他站在青草萋萋的河岸，此时，西天晚霞渐渐熄灭，河水慢慢地变黑，他面前的深潭愈发深不可测。他重新折回水柳丛中，像条猎狗，东嗅嗅西闻闻，企图搜寻到母亲的气味。天黑了，鸟也停止了鸣叫，野河滩沉入寂静。

他没有找到母亲。

他摸索着又来到了河岸。

他坐在河岸的草丛中，等待母亲出现。

他没有等到母亲，就倒在草丛中睡着了。

一条蛇从水柳丛中游出来，蛇在草叶间游动的声音细微而柔滑。蛇在他身前停住了，蛇头在黑暗之中抬起来，吐着湿漉漉的毒信子，也许它被他呼吸的声音惊动。过了会儿，蛇发现没有危险，就从他身上

爬过去，溜入河水中，朝黑暗的对岸泅渡。

.....

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挣扎。

他站起来，眼中的景致呈死灰色，天空、河水、水柳、草地、远处的田野和小镇……一片死灰。他没有考虑世界的变化，只是寻声而去。

他来到不远处河边沙滩。

一具赤裸的尸体横陈在沙滩上。

那是一具女尸，面目模糊。皮肤已经开始腐烂，许多苍蝇叮在上面。奇怪的是，腐尸还在抽搐、扭动。无论腐尸怎么动，那些苍蝇还是死死地叮在上面，仿佛在享受盛宴。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，思维有些错乱。

母亲此时在哪里？

不一会儿，腐尸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，一阵剧烈的抽搐后，乳房、肚子、四肢、脸——裂开了缝，从那缝中长出了绿色的植物。腐尸上长出的植物，突然开出鲜艳的花朵，异香弥漫。他分辨不清那是什么花。绿色植物以及花朵和死灰色的一切产生了强烈反差，像强光照亮黑暗。

他浑身瑟瑟发抖。

他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。

这个露水味浓郁的清晨，他的确站在沙滩上，离夜里睡觉的地方有一段距离。世界恢复了原有的色彩，蓝的天、绿的树和青草、清澈的河水……鸟儿也在聒噪，风飘来荡去，大地苏醒。

沙滩上那具腐尸消失了。

他十分惊骇。

更让他惊骇的是，他看到母亲躺在浅滩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喊了声：“妈——”

走近前，母亲惨白的脸映入他的眼帘。

母亲死了。母亲淹死了。她的肚子鼓胀，嘴角还在往外面渗水。也许是昨天黄昏，她落入了上面的深潭，淹死后浮出水面，被水流冲到了浅滩上。他颓然地坐在浅水里，愣愣地凝视着母亲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眼泪才从眼角滚落。他没有哭出声来，只是浑身颤栗。也没有站起来离开，只是默默地守着母亲。

悲恸中，他突然有个怪异的想法，母亲的尸体上会不会长出植物？会不会开出花朵？

母亲死后，父亲显得若无其事。

埋掉母亲的那天晚上，父亲照常去了寡妇家。

他独自坐在门槛上，一直到深夜。

夜归的邻居发现了黑暗中的他。手电照在他脸上，邻居问：“深更半夜，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他冷冷地说：“等我妈回家。”

邻居说：“你妈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
他还是冷冷地说：“就是死了，她也会回来的。你看，我妈来了，就站在你身后。”

邻居突然觉得毛骨悚然，不再理他，回家去了。

后来，他经常夜深人静时，在小镇的街巷游荡。有人碰见他，问他在干什么。他会很冷静地告诉对方，他在捉迷藏。对方问他和谁捉迷藏。他说和他母亲捉迷藏。同样，那人赶紧逃离。

父亲在母亲死后不久，娶了寡妇。

父亲和寡妇结婚的那天，他独自一人在河边的水柳丛中窜来窜去。深夜，他才回到家里。他站在父亲房门外，听到里面传出怪诞的声响，眼中闪过一丝阴毒怨恨之光。

天还没亮，父亲就去杀猪了。

天亮后，寡妇在房间里传来尖叫。

寡妇醒来后，发现被窝里有只血淋淋的被剥掉皮的兔子，兔子皮盖在她身上。兔子是她带到他们家里来的，带来一窝兔子。她惊叫时，听到房门外有人在笑。打开门，她看到他笑得扭曲的脸。她一把推开他，朝门外奔去。

那天中午，放学回家，他一进家门，就被父亲一脚踢倒。父亲把他剥光了，吊在梁上，用竹片抽打。每抽打一下，他就喊一声“妈”，最后疼痛得喊都喊不出来了，就咬着牙，流着泪，仇恨地盯着站在一旁冷笑的寡妇。

父亲打累了，才把他放下来。

他像一条死狗，瘫在地上，喘着粗气。

父亲和寡妇在厅堂里喝酒吃肉。

他们有说有笑，那是对他最大的蔑视。

他艰难地爬起来，操起把一尺来长的剔骨尖刀，走到院子里。他从兔窝里抓出只兔子，回到厅堂里。他朝父亲和寡妇阴森森地笑了笑，一刀捅进了兔子肚子，剖开，内脏和血水一起淌了出来。

他的样子让寡妇颤抖。

父亲也呆了，不相信制服不了儿子，儿子的行为是在向自己示威。父亲心里感觉到了寒冷，尽管酒精烧红了眼睛。

他不管父亲和寡妇，坐在地上，开始用剔骨尖刀剥兔子皮。

父亲对寡妇说，随他去吧，我们吃，我们喝！

寡妇脸色变得苍白，眼神惊恐。

父亲继续大口喝酒，大块吃肉，仿佛那个剥兔皮的孩子不存在。

他剥完兔皮，父亲已经喝得醉眼惺忪了。

他把血淋淋剥掉皮的兔子扔在饭桌上，有些碗和盘子掉落在地，摔出刺耳的声响。

他笑嘻嘻地注视着寡妇，缓缓地逼过去。

寡妇惊恐万状，叫着父亲的名字，企图让父亲阻挡他。父亲趴在桌子上，已经丧失了教训他的能力。

他走到寡妇面前，把兔子皮蒙在她脸上，轻轻地说：“我们捉迷藏好吗？”

寡妇站起来，扔掉兔子皮，浑身颤抖。

他笑出了声，然后走出了家门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不管是环境或是遗传都没有强迫性的力量。同一个家庭，同一个环境出生的孩子，可能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。

出门去上学的时候，他脸洗得干净，头上戴顶帽子，遮住癞痢头，衣服也穿得整齐，人模狗样。放学后，回家他就开始杀兔子、剥兔皮。他把兔皮钉在父亲房间门上，把剥了皮的兔子扔在父亲床上。有时，他会把剥了皮的兔子一刀刀剥成碎片，扔得家里到处都是。寡妇的心理

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恐惧。

那一窝兔子，很快就被他祸害光了。

那天早上，他拿着剔骨尖刀，走到厨房里，对正在做饭的寡妇说：“还有兔子吗？”

寡妇躲到角落里，手中紧紧地抓着锅铲，说：“没，没有了。”

他笑了笑，扬了扬手中的剔骨尖刀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没有兔子了，我就剥你的皮，好吗？”

寡妇听了这话，魂飞魄散。

他去上学后，寡妇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匆匆离开了她的家，也离开了小镇，不知去向。

寡妇走后，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

父亲变得更加狂暴，把他吊在梁上，用竹片把他打得死去活来。

父亲气喘吁吁地说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

缓过一口气，他强作笑脸，说，那还用问吗，我是你儿子呀。

父亲愤怒地说，你不是我儿子，你是我的冤家。

他沉下了脸，说，我不是你冤家，妈妈才是你冤家。

父亲就经常打他。后来，他学精了，只要父亲在家，他就躲在外面，不回家；父亲不在家，或者睡着了，他才偷偷回家。他在和父亲捉迷藏，这样的日子过了好长时间……

卷一

窒息

白晓洁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命运会在情人节之夜改变。

情人节晚上，白晓洁和猪头去看“民谣在路上”的演出。本来她要 and 虾米去钱柜唱歌，因为虾米小气，讲好给她买新手机，结果说最近手头紧，没买。白晓洁一肚子气，就跟猪头走了。

这是个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室内演出场地，挤满了站着的人。演出开始后，台上的歌手卖力唱，台下歌迷疯狂扭动身体。白晓洁被感染了，也扭动着身体。猪头剧烈地晃着脑袋，很 High 的样子，手却不停地往白晓洁的屁股上摸。白晓洁拍开他的手，说：“老实点儿。”她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抠抠摸摸。猪头老实了会儿，又把手摸到她屁股上。白晓洁不好发作，只好悄悄躲开了他。猪头不知道她转移了地方，手摸到了另外一个姑娘屁股上，那姑娘不由分说，扇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猪头理亏，不敢发作，也不摇晃脑袋了，站在那里，用目光寻找白晓洁。他没有找到白晓洁，摸了摸火辣辣的脸，心想，这姑娘下手

也太狠了。猪头心里灰灰的，觉得无趣，离开了演出现场。

猪头离开时，民谣歌手马条正在唱《封锁线》：

我躲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里
从未曾奢望有谁能打得开
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
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
你还懵懂在初开情窦
却不领悟我情迹斑驳
只是在任性地撒着娇
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
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
你叫我如何能走得掉
啦啦——

猪头气呼呼地蹲在门口抽烟。寒风凛冽，不一会儿，他就受不了了，清鼻涕流出来。猪头擤了擤鼻涕，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纸巾，擦了擦鼻子，然后走进旁边的咖啡馆。

演出结束后，白晓洁找不到猪头，出门后打他手机。

猪头说：“我在咖啡馆里，你进来吧。”

白晓洁说：“我不进去了，你出来吧。”

猪头说：“我还没有喝完咖啡呢，进来陪我喝完咖啡就走。”

白晓洁无奈，只好走进咖啡馆。

猪头对面坐着一个女孩，他们在说着什么。白晓洁极不情愿地坐